



《茵梦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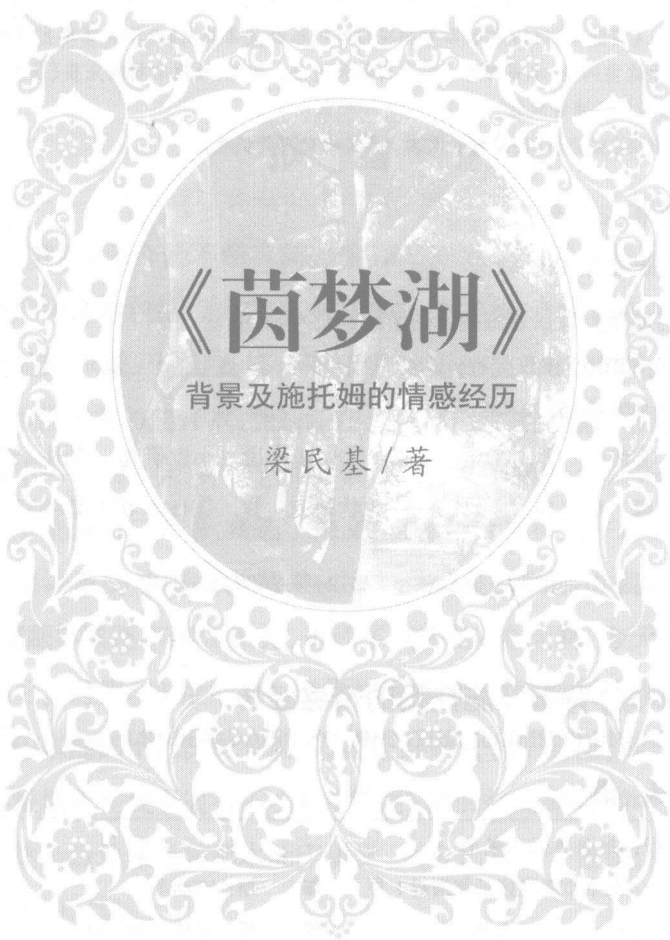
背景及施托姆的情感经历

梁民基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茵梦湖》

背景及施托姆的情感经历

梁氏基 / 著

内容提要

小说《茵梦湖》与施托姆的情感经历紧密关联已是不争的事实。迄本书付梓之时,国内还少有人涉及以下课题:施托姆生命中有影响的女性,施托姆的小女儿写的《茵梦湖》导言,《茵梦湖》1849年初印本和现行本的比较,《茵梦湖》与作者情感生活的密切程度。对于这些问题,本书都给了相应回答和讨论。此外,还附有构成完整《茵梦湖》情节的23幅插图供读者欣赏。

本书供《茵梦湖》的爱好者阅读,也供研究人员参考。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茵梦湖》背景及施托姆的情感经历/梁民基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0-1689-6

I. ①茵… II. ①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研究—德国—近代
②施托姆, T. (1817~1888)—人物研究 IV. ①I516.074 ②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0945 号

《茵梦湖》背景及施托姆的情感经历

YINMENGHU BEIJING JI SHITUOMU DE QINGGANJINGLI

梁民基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

责编邮箱:shihonghua@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00千字

定 价:25.00元

ISBN 978-7-5130-1689-6/I·248(4541)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茵梦湖》至今仍不断有新的中译本问世。据笔者统计,1980年后新的中译本包括港台的在内有十几种之多,表明该小说受欢迎程度始终不减。记得我第一次读它时还在上初中,书是(20世纪)30年代张友松的译本,我蜷缩在上海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硕大的书架下一口气读完,并把它买回家,之后,又不知读了多少遍。

大学选修第二外语,我选了德文,机缘巧合地得到一本上海外语学院德语系的油印本讲义——德文原版《茵梦湖》。我大喜过望,假期翻字典逐字逐句读完,也译了其中的《今天啊,今天》短诗作为练习。时值(20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纸张质量粗糙,薄薄的油印本翻阅不几次就有磨损,我仔细给它包了封皮,读时小心翼翼。虽然现在我手边有不少《茵梦湖》新旧德文原著和中译本,但我仍然珍贵地保存着那本油印讲义,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它埋藏了我太多的记忆。

在我成为小说《茵梦湖》的爱好者中的一员后,凡涉及《茵梦湖》小说的中文资料我都饶有兴趣地找来读读。有个疑问始终萦怀在心,为什么绝大多数评论只谈小说的结构和艺术分析,鲜有提及其他问题的?例如,莱因哈德两年不写信给伊莉莎白,小说里没有交代原因,或许艺术就是只能意会?后来我才知道,初印本中是有解释的,只不过在标准版中被艺术虚化掉了。

我开始了这方面中外文资料的阅读和收集,知道了小说许多情节并非凭空想象,作者的生平对《茵梦湖》大有影响,不只是伊莉

莎白原型是作者初恋对象而已。这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缘由。

这里要说明一下《茵梦湖》(*Immensee*)的书名。*Immen* 是德语 *Weibliche Bienen* (雌蜂) 的古雅称谓, *Immensee* 意思就是“蜜蜂的湖”,这是巴金译本《蜂湖》书名的来由。有些英译本书名也译成 *The Lake of the Bees*。现行众多 *Immensee* 中译本都沿用了1921年郭沫若译本的书名《茵梦湖》,此译名音意切合,境界翩然,后人无出其右。

Immensee 是作者原先构想的一个带有北部德国自然风光的湖泊庄园。地理上的 *Immensee* 则是在瑞士的一个旅游景点,两者没有关联,更甚者有国人把德国南部的基姆湖 *Chiemsee* 也译成茵梦湖。曾有读者特地去寻访,虽然两地风景亦是优美,但不是预期目的地难免有点失望,还写了文章抱怨。

(20世纪)80年代本人在德国两年余,曾有一段时间居住在汉堡附近的一个小城里。湖泊、树林、乡间三角形山墙房子和远处不时传来钟声的教堂,错落有致分布在小城周边的田野上,一派北部德国宁静的田园风光。小城里,冬夜布满厚雪的倾斜狭窄街道,幽暗摇曳烛光下情侣喁喁私语,客人默默喝酒的小酒馆,颇有《茵梦湖》小说某些情节的意境。

凡读过《茵梦湖》的读者无不掩卷为其主人翁结局叹息不已,其实也是对施托姆和他生命中的几个女性坎坷情感经历的惆怅与同情。每个人都有过青春和恋情,有的充满美好回忆,有的往事不堪回首,但那总是人生最充满活力时的至纯至美的真情经历。书中莱因哈德与伊莉莎白重逢时问道:“伊莉莎白,在那每个青山背后有着我们的青春,现在它们在哪里呢?”或许就是引起读者心灵深处共鸣的所在吧。

德国作家中很少像施托姆那样生活同其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小说《茵梦湖》与施托姆情感经历关联已是不争的事实。

本书介绍了施托姆生命中四个女性、施托姆的小女儿所写《茵梦湖》导言、《茵梦湖》初印本和标准本比较,最后评论《茵梦湖》与作者情感生活的关系。

前两部分选译自有关参考文献,引文均为直译。除为清晰起见加入年份外,笔者未置评论,只注明出处。如实在需要说明问题时则加注,或在附录中说明。附录中有参考资料的简介。

本书中的诗均系笔者所译,第三部分是笔者撰写。文中不足之处祈请读者指正。

承蒙高等教育出版社黎勇奇先生为本书详尽校阅,特此深表感谢。

作者

2012.7

目 录

第一部分 施托姆的情感经历	1
1.1 施托姆早年经历,生命中的四个女性	1
1.2 爱玛·库尔·冯·科尔	3
1.3 贝尔塔·冯·布翰	5
1.4 康士丹丝·爱斯玛赫	14
1.5 朵丽斯·简森	18
1.6 评论	23
第二部分 《茵梦湖》资料	25
2.1 《茵梦湖》导言	25
2.2 《茵梦湖》初印本和标准本比较	41
2.3 《茵梦湖》改编的两部电影	60
第三部分 《茵梦湖》背景	63
3.1 伊莉莎白原型	63
3.2 《茵梦湖》素材和解读	65
第四部分 附 录	69
4.1 注解	69
4.2 参考文献	73
4.3 译名对照	78
4.4 电影《茵梦湖,一首德国民歌》(1943 年) 部分对白	81
4.5 1887 年版《茵梦湖》23 幅插图	89

第一部分 施托姆的情感经历

1.1 施托姆早年经历,生命中的四个女性

台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 1817—1888)出生在濒临北海的偏僻小城胡苏姆(Husum),父亲是知名律师,母亲是当地有影响力的议员的女儿,他们13个孩子中只有4个儿子长大成年。施托姆是长子,18岁前就读本地学校。1835年施托姆转学到吕贝克(Luebeck)著名高等文科学学校完成他的中学教育。1837—1842年他在基尔(Kiel)和柏林两地就读法律。完成学业后,他于1843年回到家乡从事律师事务。作为谋生手段,他担任过律师、法官、警察首长和市政管理官员等职务。

在童年时代,由于母亲疲于家务缺乏对施托姆的关爱,他倍受孤独的煎熬。他成为作家的因素一方面固然有来自他爱恋对象的灵感,另一方面便是受列娜·维斯(Lena Wies)——比他大20岁的胡苏姆银行家未婚女儿的影响。从她那儿他不仅知道了家乡很多民间故事和奇异传说,而且她还帮助激发他的诗意想象。^[2, p. 16]这可追溯到他最早的诗,那是他12岁时为纪念当年死去的7岁妹妹露西(Lucie Storm)所写的。他的诗正式见报是1837年。1843年他和图霍·摩姆生(Tycho Mommsen)兄弟合作,发表了第一本诗集《三个朋友的诗集》。1849年小说《茵梦湖》正式出版,奠定了他作

为重要小说家的地位。他一生写了 50 多本小说和几百首诗。

施托姆一生有三个女子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她们是初恋情人
贝尔塔·冯·布翰(Bertha von Buchan),第一任妻子康士丹丝·爱斯
玛赫(Constanze Esmarsh)和第二任妻子朵丽斯·简森(Doris Jens-
en)。此外,还有“秘密”订婚旋即解除婚约的爱玛·库尔·冯·科尔
(Emma Kuehl von Koehr)。

1.2 爱玛·库尔·冯·科尔

与施托姆“秘密”订婚旋即解除婚约的爱玛·库尔·冯·科尔,居住在福尔(Foehr)岛,是施托姆妹妹海列涅(Helene Storm)的朋友。1829年施托姆到福尔岛亲戚家做客,在那儿与爱玛初次相遇,那时施托姆12岁,爱玛9岁。他喜欢她,他在后来一封信里回忆道:“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外出,彼此爱上了。我清楚记得,我们多次在厨房门后偷偷接吻。”^[3,p.3]1833年,16岁的施托姆有一首诗“致爱玛(An Emma)”献给时年13岁的她。对这段“爱情经历”来说,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因它是施托姆处女作,所以笔者仍译出列在本书注解里。^{[注1][3,p.4]}

1837年10月,应施托姆的妹妹海列涅的邀请爱玛来胡苏姆做客,爱玛17岁,施托姆20岁。其实这时施托姆另有所爱,他认识贝尔塔已有一年,但由于当年复活节后他去基尔读书,有半年时间一直没有再见到贝尔塔。或许是这个因素,加上爱玛显示出“除了良好的教养,极具才智的气质和几乎无法抗拒的亲切之外,还极其卖弄风情”,这个年轻大学生很快爆发出熊熊烈火:“作为男孩子我已经爱上了她,现在日子变得疯狂:10月3日上午我正式向她许诺,但下午我就强烈后悔自己跨出了这一步,于是又决定取消一切。”施托姆后悔与爱玛“秘密”订婚抽身退出,他只是简单地不再让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表现得不是很高尚和勇敢。翌年2月,即4个月后,爱玛以“患重病病人的权利”提出收回她的承诺。施托姆其实很清楚是他导致了那个姑娘重病,他负有罪责。^[3,p.28]施托姆立即答应取消了婚约。^[4,p.12]

7年后施托姆在贝列斯铁特(Bredstedt)与爱玛相遇,他尽量回避。后来在给他第一任妻子康士丹丝的信里写道:“我怎可以这样处理事情?现在只能自我辩白,我完全不明白被拒绝的爱会是什么样的痛苦,因为我当时对爱情一无所知,那时整个的我只是热情澎湃而已。”^[3, p. 28]

1.3 贝尔塔·冯·布翰

在基尔居住那年,施托姆经历了 he 生平的真正初恋。1836 年,当他还在吕贝克时,他到阿尔托纳(Altona)的亲戚,他母亲的侄女谢里夫太太(Friederike H. Scherff)那里过圣诞节。她的丈夫乔纳斯·谢里夫(Jonas H. Scherff)也邀请了他的朋友,其中有在汉堡居住的德列莎·罗沃尔(Therese Rowohl)和她的养女贝尔塔。

贝尔塔 1926 年生于波希米亚罗姆堡(Romberg, Bohemia)一个富有的贵族阶层家庭,不到一岁她母亲就过世了。她父亲是相当有钱的商人,工作要求他经常居留国外。他把 4 岁的贝尔塔带到汉堡,托付给一个 48 岁的老处女德列莎照看。德列莎和她姐姐住在汉堡港湾一幢自己的小房子里,过着简朴的日子。她接受贝尔塔的主要原因是贝尔塔的丰厚抚养费,这有助分担两姐妹的赡养费。但是,她们以后发展为养母女间的亲密关系。贝尔塔从小显得头脑敏锐,富有幽默感并有点狂热气质。^{[5,p.17][4,p.11]}这个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老妇人以相当虔诚的方式教育贝尔塔,并把贝尔塔和自己的距离拉得很近,这或许成为以后贝尔塔不能或者不愿理解施托姆激进思想的根由。贝尔塔所写的信显得老练,她能按习惯格式表达自己的言论,但再没长进了,例如对于年长友人显得过分要求的信,她还不能对等地回应。^[5,p.18]

这次与 11 岁贝尔塔的见面给 19 岁的施托姆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的几年间他们通信,彼此不常见面,他写了很多诗附在信里寄给她。施托姆也给德列莎写信。1840 年秋天的一个节日他们又见面了,仍是学生的施托姆已 23 岁,贝尔塔 15 岁。贝尔塔的感情倾

向怎样,施托姆没有把握,为此在他们道别时,他把一张纸条塞在她手里,要求她下次给他回信时,用加下横线的肯定词语表明她的爱。贝尔塔当年12月31日的回信里,在“你的贝尔塔”下加了两条横线,这一来,加强了施托姆对两人除亲密精神交流外会发展成恋爱关系的希望。^[4, p. 20]

施托姆努力密切与贝尔塔交往,但迄今为止他只能在贝尔塔的养母在场时和她接近。她的养母重视贝尔塔的社会和宗教观培养,指导她的思想要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贝尔塔已习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托付给她的养母。事实上,有一次,施托姆把不想让她养母过目的一页纸夹在信里,可贝尔塔并不喜欢这样,立即把那页纸递给养母。在老妇人的眼皮下,施托姆和贝尔塔的感情大部分是纯精神性的,不是情爱。^[4, p. 20]

施托姆特地为贝尔塔15岁生日写了一封意义明确的情书,然而,他的恳求没有被贝尔塔理解。贝尔塔最初是拖延复信,六周后才回信给他,写了点无关要紧的事。^[4, p. 21]施托姆向他的亲戚谢里夫太太求助,请她支持他的愿望,同时也向贝尔塔养母表达同样的恳求。然而贝尔塔的养母德列莎给了他双重的拒斥,德列莎回信道:出自对她养母信任,贝尔塔没有去处理信件中施托姆特意对她表达的那几行字句。这个忧虑的养母还责备施托姆滥用了她们对他的信任,并明确地告诉他,贝尔塔还是个孩子,对处理认真爱情来说她太年轻了。^[4, p. 28]由于德列莎的反对,施托姆很沮丧,1841年他在《最后之歌》(*Schlusslied*)一诗中里表达了他的希望^[4, p. 31]:

为什么我总悲哀,
总默默徘徊,
心里藏着的歌,
沉重地困扰着我。

能帮我的,相信是我的忧伤,

忧伤潜入我心,

你永远不理解,

你也无从帮助我。

你永远不理解,

我创作出这首歌,

它揉碎了我的心,

你永远不明白。

1842年3月,施托姆利用复活节假期到汉堡,和他的朋友基多·诺尔特(Guido Nolte)商量再见一次贝尔塔。复活节第一个周日中午,他在日记中记下他们上午相遇的情景:“基多和我在教堂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所有载客的马车都离开了,仍然不见她的人影,于是基多上啤酒馆去了,我只好回家。当我走近家门时,蓦然发现她正迎面走来。见面后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也没有互相问好。我发觉她的眼睛透出极为严肃的神情。”^[4, pp. 31-32]其实,贝尔塔事先并不知道施托姆复活节到了汉堡,不能肯定是否真的能看到他,她曾问过她养母:“施托姆到过这儿吗?”^[5, p. 15]

施托姆和基多在复活节第二个周日又去了教堂,详情见本书2.1节“《茵梦湖》导言”里的描述,施托姆自认为贝尔塔看见了他。4月初他写了一封诚恳剖白自己爱情的信,信内附了两首诗并请贝尔塔马上回复。^[5, p. 139]然而,贝尔塔却一直没有回复。

10月,施托姆参加司法考试,他计划考完后就去汉堡向贝尔塔求婚。施托姆觉得特别有把握,在这个时间提出婚事不会再有问题了,如同他给朋友信里所流露的:“贝尔塔养母的信里友好地邀请我,善意欢迎词后有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你应该给我们大家留下愉快的回忆。’以及‘贝尔塔感谢你的情书。’我给贝尔塔写了回信,

我希望圣诞节去。”[5, p. 16]

施托姆考试通过并被授予学位后,他写信给 16 岁的贝尔塔向她求婚,请求她打消认为自己还是个孩子、太年轻无从决定婚事的想法。他也写了请求信给她的养母。不幸的是,贝尔塔在 10 月 20 日的回信里却拒绝了他,理由是她养母在另一封给施托姆的信里再次强调过的,处理爱情关系对她来说还太年轻。贝尔塔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说出你期待从我这里要的那个字眼,对我说来,要你相信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你希望我好好地考虑,所以你也希望我好好地回答。我太年轻,还不能认真承受怎样地迈出我一生至关重要的这一步的想法……”在信的结尾,贝尔塔表示希望避免误解,并保持他们过往的友好关系。[4, p. 36] 由于他们后来亲密交往终止,这封信也成为贝尔塔给施托姆的最后一封信。

同日,养母德列莎也给施托姆写了长长的回信,再次明确拒绝他对贝尔塔的求婚,一周后(26 日)她又写了一封信,言词诚恳邀请施托姆按原定计划圣诞节去拜访她们。[4, pp. 36-38] 两人的信都写得很礼貌得体。

施托姆没有去,11 月他给德列莎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来了;像是天塌下来压在我身上,我必须躲避。愿您生活好,上帝赐福您,并愿贝尔塔拥有一次像我心底里交给她那样的爱情。”[4, pp. 38-39]

至此,最后这一步的结果真正地击垮了施托姆,让他从梦里惊醒。首先,他理应知道,复活节第二个周日在教堂那天,贝尔塔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来过教堂,也没有在人群中认出他。因此,贝尔塔这封信对他的回答必然彻底毁掉了他所有的希望,给他带来了最终判决乃是贝尔塔并不爱他,她不能回应他的感情。

到现在,人们还在评估这段爱情结局的所有细节。施托姆在

后来给其未婚妻康士丹丝的信里,零散并含糊其辞地道出了此事的真相:他那时“深沉强烈的感情无谓地被浪费掉”,“如果这感情有反馈给我,它绝不会在我那里熄灭。但是没有互动就不能坚持住了。”在他另一首赠康士丹丝的诗里似乎给出了这一爱情结局的线索。这首诗《命运》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他给她带来了
年轻人阳光般爱情,
她打算叫他走,
不要再在这里了!

施托姆特别强调最后一行诗句经过了修改,原文是“偷偷地嘲笑他”,施托姆承认“这过分地突出了初恋爱人,会对诗的所有者(指康士丹丝)”带来不属于诗本身的苦涩。文献[3]的作者认为,原文“偷偷地嘲笑他”或许更符合事实原貌。^[3, pp. 22-23]

文献[4]作者评论道:“施托姆与贝尔塔的通信清楚地揭示,从第一次遇到这个小姑娘起,他就喜欢上她。他试图引导她对某类知识和文学的兴趣,这类东西适合她以后充当施托姆妻子的角色。当贝尔塔对施托姆求婚表示没有兴趣时,他的深情和他的极度失望是毋庸置疑的。贝尔塔喜欢施托姆,是把他作为一个培养她热爱诗歌和音乐的年长同伴,没有证据显示她是情爱上喜欢他。1840年11月贝尔塔邀请施托姆圣诞节来做客,纯粹出于思想方面的一般性交谈。”^[4, p. 42]

施托姆对贝尔塔始终不能释怀,翌年,即1843年11月,虽然那年夏天他已和康士丹丝建立了正式关系,但他仍赠诗给贝尔塔《我们坐在太阳下》,对她表示好感:

百花现又盛开,
花丛层层叠合,
我不要绿叶鲜花,

我要迷人的你本身^[3, p. 24]。

两三个月后，施托姆和摩姆生兄弟俩的诗歌集《三个朋友的诗集》出版，里面有施托姆 40 首诗，施托姆给贝尔塔寄了一本。^[5, p. 16]该书第一卷里收入了他写给贝尔塔的最美的一首诗^[7, p. 58]：

你太年轻了，
他们称你为孩子，
你是否爱上我，
你自己并不知道，
你会忘记我，和这些日子，
你举目仰望，而我已离去，
对你来说宛如梦中的一夜。

扉页上带有一首诀别诗：
你知道一切，一切业已消亡，
永远的分离就要来临，
你必须承认这未被隐藏的真相，
即使它也湮灭无踪。
它一直令我心神荡漾，
我放在你手里，
这是最后的花朵，
奉献在爱过的坟墓上。^[4, p. 39]

1860 年 8 月初，施托姆在谢里夫家里再度见到贝尔塔，此时她 34 岁。6 日，他给妻子康士丹丝的信中写道：“星期五是谢里夫太太的生日，贝尔塔和德列莎也来这儿参加庆典，实际上我已经丧失